

173438

基本館藏



三发(法)转变的故事

共青团上海市委宣传部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

380
(6)
446:4
.4

編者的話

整風運動已經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經過了整風運動，許多原來處在落後狀態的人們，得到了共產主義的思想解放，迅速地趕上了先進的人們；人們的資本主義思想殘余大大下降，而共產主義的正氣大大上升。我們在這裡介紹了幾個青年工人的轉變，就是想從這一角度來反映整風運動在思想戰線上收到的偉大成效。

顧六法等同志在舊社會里都受過苦，解放後都進了工廠做工，他們在政治上翻了身，生活有了保障，照例应当熱愛這個新的社會、新的生活。但由於這些同志沾染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在頭腦里被“我”和“錢”占了上風，終日在個人主義泥坑里爬來爬去。他們忘記了工人階級的英雄本色和社會主義時代青年的光榮責任，缺乏為建設社會主義的高尚志氣和旺盛的革命熱情。羊長發、顧六法同志甚至一度由於對黨、對社會主義不滿而迷失方向，犯了錯誤。

偉大的整風運動以共產主義思想光芒鼓舞了人們大躍進，也挽救了這些同志。他們在黨的教育和同志們的幫助下，堅決和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決裂，便從錯誤的道路回轉來，投身到社會主義大躍進的行列中去。因此，他們獲得了光

1/1 130/10 • 1 •

明的前途。

顧六法以及許許多多同志在这次整风运动中的转变说明了我們的头脑里如果还有资产阶级的思想，那就要坚决把它消灭，使无产阶级思想充实起来。否则，资产阶级思想获得发展，就会毁掉一个人的光明前途的。最后让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年轻建设者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的光芒照耀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更高地举起无产阶级思想的革命红旗，按照党所指引的方向奋发前进！

共青团上海市委宣传部

1958年6月1日

目 录

編者的話.....	(1)
曲折的道路	茹志鵑(1)
吃一塹,長一智.....	哈寬責(15)
不平坦的道路	唐鉄海(28)
附录 回心轉意	阮国樑(43)

曲折的道路

茹志鵬

“……顧六法和同車的同志改進了皮帶輪，使車速加快了162%以後，現在又一次大躍進，每天完成的工作量已達到222%……。”

早上，上海鍋爐廠的有綫廣播已開始工作了。顧六法下了夜班，推着腳踏車出來，聽廣播里正提到他的名字，在表揚他，心里又激動，又羞愧，說不出是個什麼滋味。想到自己只是有了一點點好的地方，黨就表揚、鼓勵，他禁不住熱淚盈眶了。他跨上車子，慢慢地靠着人行道路走着，望着面前這條寬闊的馬路，想起自己在这條路上走了多少次，開始是用腳走，慢慢的就走一半，坐一半車，後來是坐廠里接送的卡車，再後來，他便騎了這部自己買的腳踏車了。……顧六法想到這里，心里又禁不住的翻騰起來。

顧六法很小的時候，他父親是在上海美商電燈公司做泥水匠，一家大小八張嘴，就靠父親少得可憐的一點薪水來過活。父親為了要養活一家，拼命的干，每天天沒亮就從江灣走到楊樹浦去上工，到晚上天黑淨了，才帶咳帶喘的回到家。父親有了肺病了，也不敢花錢坐車子，一天依然來回走幾十里

路。小六法的一个姊姊、一个哥哥，就在这种生活下，連病帶餓的死了。

但是在那种世道里，連这种苦日子也不耻过，父亲厂里的鍋炉爆炸了，父亲受了伤，就被开除了。失业！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全家八口人的生死問題呀！父亲沒等身上伤好，就又到英商的自来水公司去做工，还是天不亮跑了去，摸着黑跑回来。沒多久，父亲就劳累死了。

父亲死后，媽媽到地主家求情說好話，租来了二亩地，种些东西糊糊口。六法长到十一岁，媽媽就送他去当学徒去了，第一次是进軍服厂，人还没扫帚高，做了两天人家不要了；第二次是去学裁縫，又白白的給人做了七个月回来了。到了十三岁，家里实在沒法过下去了，母亲又只得含了眼泪，买了香烛元宝，第三次把六法送出去做学徒，还是学裁縫。做娘的諄諄叮嘱：“学生意就是要吃苦。要小心侍候老闆，要听师傅話。”說着說着眼泪就簌簌的掉下来。她心里暗暗地祝禱，指望六法这次学生意的那家老闆，对穷孩子会好心一些。

顧六法牢牢地記住母亲叮嘱的話：“学生意就是要吃苦。”他每天战战兢兢，天不亮起来生炉子燒早飯，洗菜淘米，弄好了又到店堂里去扫地抹桌。中午等到別人都吃过了，他才回作場吃些焦飯菜脚，下午繞絲綫，晚上送衣服。就是这样小心侍候，还是免不了挨打挨罵。

东山的狼吃人，西山的狼也要吃人，顧六法哪里去找好心的老闆呢！

顧六法最怕的是晚上去送衣服，老闆只說个路名門牌，他

不敢問一聲，拿着衣服一出店門，就不知該往東還是往西。有一次，老闆叫他的一件春秋大衣送到英士路金公館。顧六法識得幾個字，連路牌也看不下來，就只好一邊走，一邊問人家。可是英士路還沒問到，天卻下起雨來了，顧六法急得把那件金太太的大衣放在胸前，自己拼命彎了腰，給大衣擋雨。

“叔叔，請問你，英士路在哪里？”

“這裡就是英士路。”啊！英士路算是找到了，但是金公館在哪里呢？顧六法呆呆的站在人家屋檐下发楞，渾身淋得透濕，唯有胸前的大衣是乾的。哪里去找金公館呢！

整個上海灘已是華燈初上，車馬如龍，霓虹燈爭相輝映，爵士音樂到處飛揚，上海之夜開始了。但這個世界不是顧六法的，他現在最大的幸福，就是託他馬上找到金公館。

金公館好容易找到了，但是當金太太一見自己的大衣，馬上就破口大罵，原來她的大衣也弄潮了一隻角。

“太太……外面下雨了……”顧六法抖抖的，不知怎麼哀求才好，自己身上的衣服都濕得貼牛肉，順着褲腳往下滴水。求有什麼用，金太太雖沒親自打他，但到了第二天中午，六法就挨了老闆一頓狠揍。

顧六法就這樣度過了童年。臨解放時，這個裁縫店關門了，顧六法學了三年，出來時卻連針都還沒拿過。

上海解放以後九個月，顧六法就進上海鍋爐廠（那時是生產合作工廠）當學徒了。這一次，媽媽沒有流眼淚，也沒親自送來，更沒有買什麼香燭元寶，只是由介紹人帶進廠報到去了。

顧六法從來也沒進過工廠，他站在那些隆隆轉動的機床旁邊，興奮得心跳耳熱，暗暗下了決心，不管吃多大的苦，也要學好技術當上一名工人。

從此，顧六法早到晚退，看師傅怎么做，自己也怎么做；一有空就擦車子，又肯做又肯學。“老師傅，這個怎么做？”這句話，整天掛在他的嘴上。在黨的教導下，老師傅們也都無保留的盡心教他。他準備吃的那種“苦”，一點也沒吃到，只是在車床技術剛學上一點門道以後，他漸漸感到自己文化不夠了。在這時候，黨為工人辦了夜校，於是顧六法象一條渴極了的魚，一下跳入了大海，苦學起來。他白天學技術，晚上學文化，空餘時間搞搞黑板報，又參加了廠里的糾察活動。

就這樣，顧六法在十八個月里，連得了三次技術考試的優等獎，學徒津貼也從十二個折實單位，提到了四十八個單位。當顧六法第一次拿到這麼多薪水時，樂得連蹦帶跳的往家跑，他跑過小時在上面玩過的石板橋，跑過曾租來種過的那兩畝地，彎了腰走進自家那個小草棚，把錢交給母親說：“媽媽，這是我的工錢。”他跑得氣喘喘的，內心又興奮又驕傲。從前吃了多少年的苦，什麼也沒學到，現在解放了，進廠不過一年多，不但學到了技術，還拿到了錢，怎能叫他不興奮！他覺得自己是“人勞志不勞”，對得起媽媽了。他媽媽拿了錢，卻一句話也沒說，眼淚象斷線的珠子，簌簌的滾了下來。她看了看六法比門框還高一頭的個子，解放以後這兩年里，兒又長大了多少啊！便激動地說：“六法，可憐你爹看不到了……。”

第二天，媽媽就用這錢給六法買了一雙新球鞋。現在六

法是厂里足球队的积极分子，踢起球来，連飯都可以不吃的。

晚上，顧六法套上了有“糾察”两字的紅臂章，在厂房四周巡視放哨，防备坏蛋破坏。暗藍的天上，衬出龐大的厂房輪廓，星星在它四周閃爍，車間里透出灯光，傳來隆隆的机器声。扩建工地上，靜靜的，散发着新鮮的刨花香味。顧六法走着看着，心里又想起党書記說过的話：现在工厂是工人自己的了，工人就是工厂的主人。的确，他現在更深的感觉到这一点了。工厂是苗圃，自己就在这个苗圃里，在党的培育灌溉下，成长起来的。他越来越觉得工厂和自己，已連成血肉不可分的一个整体。想到这里，顧六法更加握紧了枪，加快了步子，在黑夜搜索着，守卫着，一直到天明。

顧六法确是在成长，在进步。

厂里的领导，老师傅們，大家都觉得这个年轻人不錯，思想进步不慢，技术上进步更快。1952年，厂里要去哈尔滨完成一个安装任务，領導上为了进一步培养顧六法，就派了他跟一位三毛老师傅一起去。三毛师傅是一位技术上要求很严格的老师傅，平时經常說青工在家（指工厂）是一条龙，到外边就是一条虫，所以顧六法跟了这位老师傅，处处特別虛心討教，发奋学习。别人休息了，顧六法还在車間里轉，看别人操作。三毛师傅对他印象平淡。工作进行得还算順利。就在这时候，出了一件使三毛师傅感到十分棘手的事。

一只抽风机上的三角皮帶輪，这是上海为哈尔滨亚麻厂生产的，当运到哈尔滨时，发现眼子太小，不能装进馬达軸上去；工作物的直徑又大，顧六法的車床上不能加工。三毛师傅

看了也急得没法想，就立即会同亚麻厂的車間領導商量，想請他們加一加工，但是他們看了，也都搖頭說不行。不能就地加工，這就要影響安裝任務，三毛師傅也急了。這時顧六法看了看他們的車床，提出這車床上可以加工。

“車床借給你，你來做這只生活好了。”亚麻廠的同志表示了這樣一個態度，三毛師傅也將信將疑，同意顧六法去加工。

要是做不好，報了廢，就要推遲整個安裝工作，這可不是玩的啊！顧六法又興奮又緊張，一直做到深夜十二點，終於做好了。

“做好了！”三毛師傅對青年人是不大表露贊許口吻的，但這一次也鼓勵了顧六法。亚麻廠的車間領導也稱贊了他，回到上海以後，領導上又給了他表揚鼓勵。顧六法表面上沒流露什麼，心裡卻高興萬分，這不但是顯示了自己的技術能力，而且對生產直接起了作用。這是多么光彩的事啊！顧六法就在這時候遞上了第二次的入團申請書。

第二年，領導上更進一步的培養他，又派他去哈爾濱工作。這次去可不是跟了師傅去，而是讓他獨立去完成這個工作。徒工單獨出差去做工作，這還是很少的事呢！顧六法暗暗地高興，晚上也興奮得睡不着，心裡下定決心，這次去一定要做好工作。他去哈爾濱之後，果真按期完成了任務，而且也有一些小小的創造，這次回來以後，他不但受到了鼓勵，同時被提升為正式技工，而且还入了團。

從此，顧六法象一只扯起帆篷的小船，滑行在風平浪靜的水面上，升級，入黨，又升級。一切看來都很好，顧六法工作積

极，很少出廢品，羣众关系也还不错，但是也就在这时，一种細微的，使人不易觉察的自滿情緒在暗中滋长了。論技术，他已是七級工了，“老师傅”这个他从前常挂在口上的称呼，已由他的徒弟来称呼他了；論政治，他入了党；論文化，他虽然已讀了两年的初中一，但从他只认得一两担斗大的字到初中一的程度，这也不错，这一切都不是简单的事啊！

顧六法确是和从前不大一样了。从前人家有时拍着他的肩膀說，顧六法不錯，好好干。顧六法会怕难为情，会不好意思笑出来，心里却会暗暗地高兴好半天。現在人家誇獎他，表揚他，他虽也觉得高兴，得意，不过却觉得这都是應該的，自己确是不错。

“喏，媽媽！”顧六法懶洋洋的把一卷鈔票遞給母亲。发了薪水，他倒一直是把錢交給母亲的，从他一个月拿十多块的学徒津貼开始，一直到現在拿一百多元。不过，現在虽然他交給母亲的錢要比过去多到十倍，但是他第一次把工錢交給母亲时的那种兴奋激动的情緒却消失了。

“这个月你自己留了多少？”家里虽不等顧六法的錢用，母亲还是把錢仔細的点了一点。

“我多留了一些，我想做一件衣服。”

“一件衣服能值这么多錢？”母亲有些驚訝了。

“料子好嘛！”关于这方面的事，顧六法不願意和母亲多談，他觉得母亲是不能理解今天的社会，今天的生活的，她只曉得最好的料子，就是卡其了。顧六法匆匆吃完晚飯，就騎了車子出来了。

他的徒弟和別的徒工在車間里討論着什麼，但他可不願意把這個周末蹲在車間里過掉。顧六法趕到一個紗廠的晚會上，那里已經熙熙攘攘，人到了很多，一支輕鬆明快的舞曲正在播送。顧六法一看，本廠的工人還不少，有些人毛料衣服穿得筆挺，頭髮梳得亮光光，正圍成一堆在那里談笑。顧六法立即參加進去，心里又想起母親“一件衣服能值這麼多錢”的這句話來，不覺有些好笑。要是母親到這些地方來看看，看看人家身上穿的什麼，她就不會大驚小怪了。

星期三是廠禮拜，顧六法練了一場球，就換了衣服出來了。南京路上樹影婆娑，江風習習，走在那里多么輕鬆愉快啊！顧六法溜了一轉，就走進一家時裝商店。店里職工立即熱心的招待着，帮他挑定了一種藏青嗶嘰，就給他量起尺寸來。顧六法一跨進這家不算頂大的服裝店時，心里不自禁的有一種感觸。還不過是幾年以前，自己每天小心翼翼的給人送着各種時裝，那時做梦也沒有想到，自己也竟有定做時裝的這麼一天。……這種感觸很快就過去了。顧六法看着面前各種顏色的毛料，心里又有些輕微的惆悵，當冰涼的皮尺碰到他的皮膚，給他量尺寸的時候，他才重又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愉快和滿足。……

廠里的黑板報上，越來越少見顧六法的稿子，夜校里也不大有他的足跡了。顧六法在變化着。

肅反運動開始了，由於工作需要，領導上調顧六法脫產搞肅反工作。他每天參加會議，聽領導同志研究材料，分析情況，他聽了却覺得和自己的關係不大。他常到外面調查材料，接觸的範圍大了，見識的也更多了，他漸漸覺得過去自己做一

件毛料衣服，便感到愉快滿足，是多么可笑。使他感興趣的，便是飯後能和大家打打撲克牌，這是以前在車間里做不到的。另外，他覺得開會或是坐在辦公桌邊寫寫，要比車間里做生活輕鬆得多。於是，肅反結束以後，顧六法不願意回車間了；他要求去學習。學習了以後干什么呢？他沒有想，他覺得提高了文化以後，做技術員，做職員，做什么都便当了。

領導上及時地幫助他，和他談了話：說明了生產需要，他無可奈何的回車間了。車間里比過去更整潔，更寬敞了，但顧六法却好象覺得它變了樣子，覺得嘈雜，覺得陰暗。特別是在他離開以後，車間里又提高了生產定額，他第一天上工，就沒能完成定額。領導上和同志們知道這事都安慰他，說是離開了一個時期，手生了，過幾天就會好的，顧六法沒說什麼，心裡卻不滿意極了。下了中班出來，顧六法只覺得自己臉上火辣辣的發燒。他心裡埋怨：這樣高的定額，拿不到獎金還是其次，還不是存心叫人丟臉啊！還有，——他也想起吃晚餐的問題來了，從前晚餐是排骨面，肉餛飩，現在卻改成了兩角錢的代金，兩角錢能吃個什麼？這不也是太那個了……。

暗藍的天上，衬出龐大的厂房輪廓，星星在它四周閃爍，車間里透出燈光，傳來隆隆的機器聲，四周圍却靜靜的。一切都象從前一樣，象顧六法在這裡巡視放哨時一樣，不過要比那時更宏大更更好了，但是這一切都仿佛不能使他滿意。

廠里整風鳴放的時候，在最顯眼的地方出現了两張大字報，一張題為“白費牛虎之力”，內容是說今天工人白費牛虎之力，職員坐坐辦公室，却穩拿獎金。另一張叫“刮鬍子樣兒”，意

思是厂里把夜餐改为代金，是刮工人的鬍子，刮得越短越好。这两張大字报的作者，就是顧六法，这两張大字报出来以后，立即便有大批的大字报出来反駁他，說他顧六法忘本。領導上找他談話，指出他这种錯誤思想是把今天社会主义的企业，看作是資本家的。顧六法想不通，覺得是人家在扳他的字眼。党为了挽救他，也为了教育大家，組織了顧六法解放前后生活对比的展覽会，他去看了以后，才震惊了，发呆了，他对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思想，也感到难以理解了。他楞在許多展覽物中間，好象父亲的一生，以及自己所經歷过的一切，一下子都涌到他面前来，这許多仿佛在恶梦里出現过的东西，現在都活生生的排列在他面前，难道这是自己的經歷嗎？……

他感到羞愧，感到痛心，他看到老工人們用那么严峻而又痛心的眼光，看着展覽物，看着自己，然后默默的走出會場。一會兒，王厂长也来了，顧六法羞愧得抬不起头来，心也別別的跳得厉害，不知該走上去，还是躲起来。王厂长却已走近他，伸过手来，顧六法握住厂长的手，不禁鼻子一陣发酸，愧悔，感动，一时說不出話来。

“不要有顧慮，共產黨員不怕犯錯誤，只怕不能改。”王厂长亲切的說着。顧六法点点头，許多想說的話，都哽在喉嚨里。王厂长接着又說道：

“上次毛主席到上海来，我把你的事情告訴了毛主席，毛主席很关心，問得很仔細。……”

“毛主席也知道了？”顧六法心里感到一陣絞痛。自己在解放后进厂的时候，在入团入党的时候，曾經多少次想到毛主

席，下决心要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做一个共产党员，而现在，却犯了这样的错误，还要累他老人家操心。他恨不得狠狠的揍自己一顿才好。

当他去参加老工人看完展览会后的座谈时，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有些顾虑，但又希望大家痛痛快快的骂他一顿。座谈一开始，他等待的狂风暴雨没来，连老师傅们先前的那种严厉的神色也不见了。会场沉重的沉默着。……一会儿，管子车间的叶海林老师傅开口了。他没骂，也没有提出什么责问，他只是轻轻的说道：“我一想起我们工人过去过的日子，我就想哭。顾六法的父亲是泥水匠，我十二岁时，也学了泥水匠。……”叶师傅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好象要把一刹时翻腾起来的苦水，稍稍压抑一下，“那时候，一天要做十四个钟头，挑石灰、挑水，脚指头都烧烂了。饭呢！只给吃个半饱，一条裤子破得只能用钢丝穿起来扎扎牢，晚上还要等门，做老闆的活电铃，就这样还得挨打。……现在，顾六法家里的那套家具，我家里也有，六个孩子有的已进了高中，有的进了初中。顾六法却说我们现在是白费牛虎之力，……这是往哪条道上走啊！……”

老师傅们好象都不是用嘴在说，而是用自己的心在讲话，讲的是他们自己的经历，但又好象在讲顾六法父亲的一生。顾六法哭了，老师傅也哭了。

顾六法回到家里，他重新用一种陌生的眼光，仔细的打量了他所熟习的家：房里发亮的家具，穿了礼服的结婚照，床上锦缎的被子，这一切，平日看来，都是极平常的东西，今天却显

得格外耀眼。还有……还有这个厨房，这是自己每天要进出好几遍的地方，但奇怪的是，自己从没想到父亲就在这边角落里的一副鋪板上死去的，死时，他那失神的眼里，流下两顆渾浊的泪水，喃喃地說道：“恩美（六法的小姊姊）和六法还小，他們可怎么过活呢！”

“爸爸，是我忘了本！”顧六法恨不得扑到那个角落里去，痛哭一場。

家里的人，母亲，哥哥，爱人，都帶了一种譴責的眼光看着他，也好像都在說：你怎么会忘了本的呢？

忘本！顧六法自己也回答不出，自己怎么会忘本到这个程度，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顧六法想起了毛主席的話：“……青年人大部分沒有受过过去的苦，长大了一帆風順，不知幸福生活是怎样来的。……”顧六法激动得想大声高呼：毛主席，請你老人家放心，我一定要好好的提高階級覺悟，做一个社会主义时代的工人。叶海林老师傅說過：“你这套家具，我家也有，……”为什么我就变坏了呢！可見家具、足球，都不是坏东西，問題是人在这些东西面前，不同的态度和感情，产生了不同的結果。

自行車飛快的轉着，顧六法的思想也象車輪那樣緊張的運動着。他又想起自己認識了錯誤以後，曾一度想今后老老实實，安分守己的工作。他球也不踢了，說話也少了。大家說他“這只球癱掉了”，說他“前鋒變成了後衛”。顧六法現在覺得自卑是沒有必要的，領導和工段里的同志們，對他仍是那麼親切，那麼關心。顧六法感到溫暖，同時對自己犯的錯誤也更

加沉痛。

在全厂的跃进大会上，他看到全厂的工人，老年、青年，干劲一个比一个高，誰都在向前跃进，象大海里的波浪，一浪拥着一浪，一浪又比一浪高。顧六法心里热辣辣的，也想上去說些什么。說什么呢！說我要用实际行动来报答党，报答大家？……到底用什么行动呢？顧六法又犹豫了。

大会上顧六法一句話也沒說，但他在自己心里說了多少話語啊！他回家睡不着觉，觉得自己光是認識錯誤还不够，要跃进一步，应更加积极的行动起来，而且要越快越好。这时，他忽然想到了自己那部慢吞吞的車床，那部車床的車速是每分鐘三百五十二轉，平时从沒觉得它的速度有什么問題，每天上工，只是把“生活”軋上去，做好就拿下来，別人这么做，自己也这么做，一切都合乎規定，自自然然。但在这时，在整个大跃进的冲击之下，这个車速，似乎就慢得特別显眼。顧六法想到这里，不觉急得渾身都热燥起来，恨不得立即就把它改进。

从前眼看这个車速，看了多少年，都沒发急，現在却連一夜工夫都不可耐了。人的思想有了变化，看出来的事情，就有了多大的不同啊！

現在，这一切已成为过去了，顧六法不但回了头，而且还狠狠的向前跃进了一步，但他自己把这样一次沉痛的教訓，深深的記在心里，准备牢記一輩子。

顧六法下了自行車，推着它走过那座小时常在那里玩的石板小桥，到家了。

过了不久，鍋炉厂的有綫广播又傳出一个惊人的喜訊，顧